



几年前,我们家养了一条狗。这条狗名叫布罗,聪明可爱,深受我们喜欢。可由于我们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很难对它照顾周全,于是我们不得不作出一个困难但又必须的决定,那就是将它送给一个更能很好照顾它的人家。

我四处打听这样的人家。后来,一个同事告诉我,她有一个朋友正打算养狗。她的这个朋友家本来养了一条狗,但不久前因年迈去世了。我对她说的这个朋友及家人也有点了解:丈夫名叫弗朗克,是个居家男人;妻子名叫多娜,是名医生;他们的孩子们,据我的孩子讲,非常思念那条已经逝去的狗。对我的布罗来说,这户人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

我与多娜取得了联系。多娜非常高兴能够收养布罗。于是我告诉她,第二天我的丈夫将把布罗送到她家。多娜说,她家的地址是亚当斯大街 412 号, 她的丈夫弗朗克第二天整天在家,她家最近修屋顶,院子里有一把梯子,十分显眼。

第二天, 在我们恋恋不舍地送别下,我的丈夫将布罗抱上了车。去多娜和弗朗克的家大约花了一小时, 我的丈夫很快就看到了一块写着“412”的门牌以及院子里的一把梯子。他抱着布罗下了车,来到门前敲门,但没有人回应。他等了一会儿,第二次敲门。这时隔壁一户人家有个男的走了出来,问:“你找谁?”

我的丈夫答道:“弗朗克。”
“哦,弗朗克去医院了。”那人说,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”

我的丈夫心中有些不快, 因为这是预先约定好的事。不过,他想,也许弗朗克临时需要送多娜到医院上班。只是我的丈夫不能久等,他这天还约好了要处理其他好几件事情呢。或许是他显出了焦虑,那个邻居问道:“有什么事吗?”
我的丈夫将情况告诉了他。他答应帮忙,临时收留布罗,直到弗朗克从医院回来。

第三天和第四天是周末。星期一,上班后,我的同事问我:“是不是你改变主意,不打算将狗送给别人了?”

我很吃惊,说:“没有。怎么啦?”
“是这样,多娜告诉我,你们没有将狗送过去,他们因此猜想是你们在与狗分别时又舍不得了。”

我打电话给多娜,告诉她狗被寄放在她邻居家里。

“星期五那天,弗朗克整天在家,哪里也没有去!”她说,“而且也没有从邻居中听说狗的消息。”

这就很奇怪了。我们决定开车去看一看。结果发现,是我丈夫走错了,他拐到了另一条街的 412 号,至于那把梯子,是因为前不久刮大风,许多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一把梯子,修理屋顶用的。只是那家人的男主人居然也叫弗朗克,实在是太巧了。

我和丈夫都很想知道布罗的情况怎么样了,赶忙去了寄存它的那户人家。门敲响后,那个人走了出来。我们说明了来意,解释了前因后果。那个人听了之后,脸色立即变了,好似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云。

“怎么了?”我问,“小狗还好吗?”

“哦,小狗很好,我想,会非常好。只是……呃……我希望你们别把它要回去。”他神色凝重地说。看到我们不解的眼神,他继续说道:“星期五,你送来小狗时,我的邻居弗朗克正在医院里。前一天他在院子里忙碌时突然感到心口剧痛。弗朗克回不来了,他在星期五晚上死于心脏病。这对这家人打击太大了。我决定暂不打搅他们,待他们稍微平缓后,再将小狗给他们送去。昨天,我去他们家送狗了,开门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,当听说这只狗是他父亲要的,她非常惊讶,她紧紧地搂住了小狗,将脸埋在它的身上,大声地哭了起来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是一旁站着。过了一会儿,她站起身,对我表示感谢。她说这只狗对她意义非同寻常,因为她将有一只她父亲的狗。”

我被故事感动了,转身对丈夫说:“我们不能将狗要回去。”

那个人赞同地点点头。“常言道,物有所归,我想这只狗已经有了最好的归宿。”

万家灯火

播下甘蓝种子的第四天清晨, 乌鸦来到了杰克的玉米田。先是一只,接着又是一只。好像约好了的,它们开始在菜地中间聚集。杰克从屋子里冲出来,手里拿着霰弹猎枪。但在他瞄准时,乌鸦们就远远地飞走了。

当天早上,杰克组装了一个稻草人:一件破法兰绒上衣、一个旧枕头套,一条褪色的蓝牛仔褲,一双不穿的破靴子,还有一顶草帽。他在稻草人的肚子里塞满了干松的稻草让它成型。绑好之后把它戳在地里,猛地一看,和杰克还颇有几分相似。

刚开始,稻草人守卫玉米地时,一只乌鸦也不敢靠近。三天后,玉米田又遭受了新的打击。有些玉米苗开始抽芽长高,有些却枯萎倒伏了。它们的根在土壤里被破坏了,是蛴螬——金龟子幼虫。形势危急, 杰克决定明天去买足够量的杀虫



■ 作家造像 (乌克兰 奥列格)

温馨家园

老夫老妻的爱

◆ (美国)埃米莉·金 王文轩(编译)

菲尔德木讷不解风情。31 年前我们结婚时,我就发现他寡言少语。我的第二个发现,是他不喜欢玫瑰。我们迁入新居后,为了拓宽门前道路,他二话不说就拔掉已经盛开的玫瑰。在他心目中,玫瑰仅仅意味着修剪、浇水、覆盖、施肥——总之就是浪费时间。如果由他作主,打造完美的花园只需篱笆修剪器和一台割草机。而我珍爱玫瑰。为了那美丽芬芳的花朵,我觉得每一分钟的劳动都是值得的。

一年冬天,我花费了好几个夜晚埋头于玫瑰图谱,为我的小花园作规划。春天到了,我订购了几个英格兰品种的玫瑰,然后开辟出一片草坪,将玫瑰种下。整个夏天,我天天冒着酷暑为它们浇水。我心中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——厨房的窗外满目红艳,芳香四溢。但是生活很快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秋天里我下腹部疼痛,去医院检查后,我们最坏的担心不幸应验了:结肠癌,需要立刻手术。术后还要接受为期 6 个月的化疗,我痛苦地住进了医院。

一个月后,我仍处于术后的恢复中。一天我躺在沙发上和菲尔德一起看电视,天气预报说将有寒流和降雪。“哎呀,玫瑰还没做好过冬准备呢。”他说完便穿好衣服,向车库走去。几分钟后,我一瘸一拐地走进厨房,倒了杯水。忽然,窗外的一幕令我热泪盈眶。菲尔德正弯着腰,一丝不苟地将每一株玫瑰的根覆盖好。我不由微笑起来,的确,对于老夫老妻的情与爱,有些时候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。

探视权

◆ (美国)琼·M·凯思卡 朱思(编译)

剂。

翌日凌晨,刺耳的乌鸦叫声打断了杰克的好梦。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向窗户。玉米地中央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木架子立着。仅剩的一段麻绳挂在上面,在风中飘荡。稻草人残存的部分四分五裂地散落在木架周围。一只乌鸦从一堆法兰绒上衣的碎片中飞出,爪子上还抓着一截稻草。

一大群乌鸦在玉米田中大摇大摆,在地上肆意戳刺着。它们这蹦那跳,像一群穿着黑衣服的杂耍艺人。自始至终,它们都在咯咯嘎嘎地叫着。更多的乌鸦受召而来。

杰克眯着眼睛,恨得牙痒。他摆好梯子,爬上壁橱,抄起枪冲出了院子。鸦群如黑云升起,四散奔逃。其中一只抓着那顶帽子,落在了后面。杰克瞄准它开了火;伴随枪响的是粗嘎的抗议声。他收起枪,看到那只乌鸦急速逃离,撒下那顶草

帽慢慢悠悠地飘落而下。

杰克走向玉米田时很沮丧。补种为时已晚,和那么多乌鸦抗争还有什么意义呢?他颓唐地看着残存的稻草人。旋即,他注视着棵棵耸立的玉米苗——然后另一棵。实际上,那些已经扎根而未遭害虫啃噬的种苗几乎都没被破坏。

玉米田里漾起一阵微风。杰克蹲坐下来凝望着地面。许多蛴螬在土壤表面痛苦地扭动。还有更多被乌鸦的爪子和嘴重伤了的,慢慢蜷曲着等死。

杰克站起身,走向屋子放下了枪。一阵乌鸦叫声引他走向窗户。一只乌鸦站在木架上召唤另外一只;他们落到玉米地里,神气十足地交替着走来走去。物竞天择,自然循环,各种生物相互依存又相互克制。乌鸦探视玉米田,乃是大自然赋予它的权利与义务。杰克决定,明天再搭几个木架子,好招揽更多乌鸦拜访。

你知足吗

◆ (美国)安东尼·德梅洛 王玲俐(编译)

大师在自家空地上竖了一块牌子:“这块地将无偿送给真正知足的人。”

一个富有的农民骑马路过,他停下来仔细阅读牌子的内容,然后自言自语道:“既然大师如此大方,我何不笑纳,因为我有钱有地有权,当然有资格来拥有这块土地,况且如果下手晚的话,会被别人抢走。”

他敲开大师的门,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权利一五一十抖出来,然后说道:“你看,我现在很成功,也很知足,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得到你那块土地。”

大师问道:“你真的很知足吗?”
“对,确实如此。”
“朋友,”大师问道,“如果你确实很知足,为何还在乎我这块破地?”

给自己买件红衣服

◆ (美国)维吉尼亚·萨提亚 庞启帆(编译)

一天上午,一个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来到了纽约市的一栋在建的摩天大楼的工地。他找到建筑承包商,问:“先生,我该如何做才能像你一样有钱?”

承包商瞅了一眼年轻人说:“年轻人,我先给你讲一个三个挖沟人的故事。第一个人拄着铲子站在工地边说,他将来一定要当老板。第二个人成天抱怨工作时间长,报酬低。第三个人什么也没说,只是埋头挖沟。若干年后,第一个人仍然拄着铲子,第二个人虚报了一个工伤的理由提前退休了。第三个人呢?他成了那家公司的老板。年轻人,你听明白这个故事的寓意了吗?如果听明白了,就去买一件红色的衣服,然后埋头苦干。”

年轻人满脸困惑地看着承包商。承包商耸耸肩,指着正在脚手架上工作的工人,对年轻人说:“看到那些人了吗?他们全都是我的工人。我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,甚至有些人的面孔,我连印象都没有。但是他们当中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家伙,我很早就注意到他了。你仔细瞧瞧,看到了吧?他似乎比别人干得更卖力。每次出工,他总是比别人早

一点到达工地,工作时他也比较拼命。而收工时,他总是在最后一个。就因为他穿着那件红衣服,所以他在这帮工人当中特别突出。待会儿我就去找他,让他当我的监工。我相信他今后会更加努力,也许在不久的将来,他会成为我的副手。”

听了承包商的话,年轻人激动地说:“先生,谢谢你的指点。无论我今后做什么,我都会卖力去干,努力让自己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。”

承包商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,继续说:“年轻人,我也是这样爬上来的。我比别人卖力工作,比别人表现得要好。如果我当初跟大家一样穿蓝色的工作服,那么老板就很可能不会发现我了。那些日子,我天天都穿条纹的衣服,埋头苦干。不久,老板就注意到了我,升我做了工头。后来,我存够了钱,成立了一家小型建筑公司。发展到今天,我的建筑公司已经是整个纽约市屈指可数的大型建筑公司。”

成功产生于行动。瞄准你的奋斗目标,穿上你的“红衣服”,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吧!

快乐城堡

床下的怪物

◆ 赵荣霞(编译)

乔得了心理恐惧症,他看心理医生已经四年了,却一直不见好转。他总觉得自己的床下有个怪物,这种恐惧让他彻夜难眠。他不断看心理医生,花了很多钱,却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乔是个穷人,如果这样继续下去,他的生活会出现问题的。

他停止了看这个心理医生,他决定换个医生试试。

几周以后,乔在超市里遇到了原来的心理医生,心理医生很惊讶地发现,乔变得精力充沛,性格也活泼开朗起来。乔对医生说:“医生,告诉你一个让人高兴

的消息,我的病治好了。”

“这真是个好消息!”医生说:“你是怎么治好的?”

“我去看了另一位医生。”乔热情地回答:“他只治疗了一次,就把我治好了!”

“只治疗了一次?是真的吗?”心理医生不敢相信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乔继续说:“我的新医生是个行动主义者。”

“行动主义者?”心理医生问:“他是怎么给你治疗的呢?”

“哦,这很容易!”乔说:“他让我把腿伸到我的床下。”